

年在「瘦身」



如是我見
姚文冬

年，是個「大胖子」。它體格龐大，渾身「贅肉」，還「大手大腳」。

它的龐大身軀就是時間，從進入臘月到正月結束，似乎漫長的兩個月都在過年，使人盡興，也令人疲倦。

年還不懂見好就收，直到被人嫌棄，才悻悻離去，臨走還用「二月二」的鞭炮，讓人恍惚一下。

小時候我雖然喜歡過年，但仍希望適可而止，只有年過去了，真正的春天才會到來。

相比於人文的節日，我更喜歡自然的春天。參加工作後更加深了這種感覺，節後上班，單位的冷清（約定俗成，人們打個卯就回家，短時間工作難入正軌），大街上的寂寥，讓我頗為不適。

因為我更喜歡庸常日子的熱火朝天，大街上車水馬龍的煙火氣息。

年不僅有除夕、春節，還有臘八、小年、元宵、老天倉、「破五」以及其他名目的民俗，這些「贅肉」似的小節日，各有各的講究，但在儀式上，也不過落實到吃上。

有的人家，正月頻繁待客，餐桌的豐富甚至勝過年夜飯。原本對美食的享受，只剩下應酬的疲累。

年還「大手大腳」，多吝嗇的人過年也會鬆手，好像攢了一年的錢，就為了突擊花掉。所謂「年貨」，包含了太多的物質，吞噬了大量積蓄。

直接送鈔票的，比如孝敬老人長輩、給孩子壓歲，也是一大筆。更有原本與年無關人情往來，也寄生在了年的身上，這部分消費，甚至超越了自家的年貨。

曾有人抱怨，過了一個年，又把入過窮了。這話並不誇張。

過年，也不僅體現在吃喝與消費，各種具有儀式感的活動，諸如祭祀、拜年、走親，以及更具形象感的扭秧歌（各地風俗不同，僅以筆者家鄉為例），也使人腳步匆匆，閒不下來。

同樣是傳統節日，我更欣賞中秋的雅緻，不過兩三日，有團圓的內涵，也有形式的美感。端午、重陽更簡潔，文化傳統沒丟，還「乾乾淨淨」。同樣也稱之為「年」的元旦，更是過得乾脆清爽。我不是說年不好，而是它不該過於臃腫，成為生活的負累。這並非危言聳聽。現在，有多少人對過年心生畏懼？

好在，年在一步步「瘦身」。綜合體現，就是人們常說的年味淡了。

那是年的時間在縮水，不到年跟前兒，的確聞不出年味。吃喝也失去了誘惑，誰盼過年是為了解饞？過去彷彿只有過年才能歇一歇的感覺，是不是平時也多了，各種新生活方式使人懂得了休閒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消費更不必說，也不再集中於年前年後。而以前只有正月才有的扭秧歌，早已成為民間的日常活動，一年四季都有，而且似乎成了老年人的專屬。如今，早已不是放一部電影、唱一台戲、扭一場秧歌獨攬節日精神生活的時代了。

所以，年的誘惑還剩下什麼？

雖說走親訪友可以凝聚親情，實際上，人們也心照不宣：一年沒走動的親戚，只憑問聲過年好，象徵性買點禮品見個面，就能留住漸淡漸遠的人情嗎？所以，靠年來維繫的關係並不牢靠。

正因此，起初還被人排斥、受人非議的電話拜年、微信拜年等，已被人欣然接受。這也是年「瘦身」瘦掉的一部分。

年的這些「瘦身」，似乎也是隨着時代發展，水到渠成，是無意的，而有些方式則是有意。還有一種有意的「叛逆」——吃過年夜飯，便舉家去旅行，什麼拜年走親，這風俗那風俗，全當成生活的脂肪、贅肉，打包扔路上了。

所以說，年味淡了，其實是年在「瘦身」。「瘦身」後的年，會更健康。



客居人語
姚船

這裏說的，並非欣賞萬道金光燦爛，日出彩霞滿天的壯麗景色；也不是太陽西沉時紅雲燃燒的迷人景致；更非明月皓潔、微風輕拂的夜空。

舊時代科技不發達，農人種田基本上是「靠天吃飯」，如遇天災，顆粒不收；倘風調雨順，稻穀滿倉。如今，科技突飛猛進，人類在戰天鬥地中取得巨大勝利，人們對「天時」的依賴大大減弱，但大自然的無常變幻，依然使人憂心。

在加拿大，望天出行，基本上已成為銀髮族共識。家景富裕的老年人，如果還能走動，天一冷，就像候鳥一樣，「飛」到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度假勝地避寒去了。

他們坐在和暖的沙灘上曬太陽，透過墨鏡望着頭頂的白雲藍天。當然，大多數老人只能在原居地，與嚴寒共處。大雪紛飛或天氣太冷時，安居家中寂寞看窗外風景，待天晴雪停或氣溫回暖時，才外出走動。

有人說，看一個人身體和心態是不是變老，看他是不是越來越頻繁關注天氣狀況就知道。這話不假。像我，現在每天都看天氣預報。今天的、明天的，還有一周的，然後決定是否開車外出，到超市或是赴約與朋友茶敘。

開車幾十年，雖然未曾出過事故，但幾個驚險鏡頭仍歷歷在目。一次，開車去附近商場。前面十幾米遠一輛紅色車直行，突然一輛小貨車從商場出入口衝出，也許煞車不及，「砰」的一聲，攔腰撞上紅色車。嚇得我腦袋也「嗡」的一響，雙腿有點發麻，坐在車裏一動也不敢動。

另一次是冬日，飄雪後溫度上升，雪片化成兩點。我們開車上路。忽然一隻小松鼠在面前竄過，我本能緊急煞車。也許用力過猛，地上又有「黑冰」，車輪一滑，車頭急轉溜向旁邊。幸而在小街，此時沒有車輛行人。經此一場虛驚，以後我們出門，都是看天行事。

衣食住行，是生活的基本。在加拿大，老年人的福利不錯，低收入或沒進賬者，只要是住滿十年且已屆六十五歲的居民，每月都能領取養老金和補助金，衣食沒大問題。但住和行，卻令人困擾。尤其是冬天，不會開車的，在嚴寒的天氣下哪

望天

況就知道。這話不假。像我，現在每天都看天氣預報。今天的、明天的，還有一周的，然後決定是否開車外出，到超市或是赴約與朋友茶敘。

開車幾十年，雖然未曾出過事故，但幾個驚險鏡頭仍歷歷在目。一次，開車去附近商場。前面十幾米遠一輛紅色車直行，突然一輛小貨車從商場出入口衝出，也許煞車不及，「砰」的一聲，攔腰撞上紅色車。嚇得我腦袋也「嗡」的一響，雙腿有點發麻，坐在車裏一動也不敢動。

另一次是冬日，飄雪後溫度上升，雪片化成兩點。我們開車上路。忽然一隻小松鼠在面前竄過，我本能緊急煞車。也許用力過猛，地上又有「黑冰」，車輪一滑，車頭急轉溜向旁邊。幸而在小街，此時沒有車輛行人。經此一場虛驚，以後我們出門，都是看天行事。

衣食住行，是生活的基本。在加拿大，老年人的福利不錯，低收入或沒進賬者，只要是住滿十年且已屆六十五歲的居民，每月都能領取養老金和補助金，衣食沒大問題。但住和行，卻令人困擾。尤其是冬天，不會開車的，在嚴寒的天氣下哪

能步行外出？只能翹首望天，或是靠兒孫輩有空時開車同行。

其實，住的問題，更令老年人頭痛。近些年，不少退休人士選擇來加拿大與子女團聚，照顧孫輩。初時其樂融融，可是當孩子長大，不需大人特別呵護時，矛盾往往就出現了。房子太小，代溝很深，一家人難免經常產生摩擦。如何是好？搬離去租屋，租金難以負擔。回國，難捨親情，且那裏的房產早已處理，如何立足？唯一辦法是申請政府老人大廈。

老人大廈是政府為沒有房屋的低收入長者而建的，租金只需收入三分之一，頗受有需要長者歡迎。問題是，現在能分配到嗎？要等多久？

記得我們剛移居多倫多時，曾和母親去唐人街附近一座老人大廈，探望她在香港時的一位朋友。問起老人如何入住，她說，女兒只為她填了一份表，等幾個月就接通知搬來了。幾十年過去，時局變了，今非昔比。我認識一對夫婦，已申請超過十年，連個音訊都沒有，只能望天卜卦。

每個人頭上都有一片天。是陰是晴，是好天還是壞天，只有親身體味才知道。

這個完整的冬季



寒冬中的紅燈籠。

作者供圖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大寒來臨，北京又一波寒潮。連續兩場大風之後，天極藍，陽光極好。陽光有陽光的樣子，天空有天空的樣子，看起來清爽乾淨。坐在陽面的房間，背上陽光，身邊暖氣，室外晴好，額頭微微出汗，不由得會產生誤解：以為外面和風麗日。可是，走在過街天橋，一方藍天麗日下，寒風肆無忌憚從頭頂、四周、腳下撲來；走在樓宇之間的通道，寒風前後夾擊，前面抽打面頰，後面推着後背；走在馬路，寒風會穿過所有街道，長驅直撲，彷彿所有的目標只有你一個，一下子把所有的寒冷都灌進你的身體。老祖宗的智慧體現在二十四節氣上，真是神奇無比。

最高最低氣溫都在零下，最高才零下四五度，再加上風大，直叫寒冷透徹肌骨。手一伸出來取個快遞取件碼的功夫，立馬就僵成木棍了——所以我事先都把取件碼牢記背熟，盡可能少拿手機現查現看，不敢耽誤一秒鐘。發覺凍極的感覺竟然痛，熱辣辣的疼痛感。

朋友問我，在香港待了幾年，重新經歷北方的冬天，適應嗎？想想也是，這個冬季，應該是我回京後經歷的第一個完完整整、結結實實的冬季。上一季的冬天，因為疫情，彈窗、隔離、居家、中招……非常態化的工作生活節奏中，不覺冬天滋味。重洋抵港，因疫情阻滯淹留，仗義的阿峰兄弟倆每天託阿成送來盒飯，一趟趟帶我去檢測，送我去機場，過程波折又魔幻；Connie的秘書Christina幫我郵寄東西也是一番波折……若無這些朋友，真會讓人手足無措。香港的冬日常常海上霧瀟瀟。站在阿明位於十五樓的office眺望大海，幾年來幾多面朝大海，幾多春暖花開，幾多心事漫漫，幾多憂心忡忡，幾多愴然無力，歷歷在目。回到北京，在順義一家偏僻的酒店隔離，窗外一片枯瘦樹林，周邊幾公里內再無建築。傍晚時分寒鴉喜鵲嘎嘎叫着，從這邊的樹林飛到

那邊的樹林歸巢，驚得麻雀等鳥兒也跟着飛，一時間樹林上空百鳥群翔，轉瞬又無聲無影。眼前瘦林寒鳥，周遭病魔綽綽，遙想彼岸的楓香樹和兩小隻。在港停留時，從雄哥家摘了幾株蟹爪蘭，輾轉多日終未能挪活。人無定，花有感。那個冬季只有紛紛心情，沒有季節的感覺。

這個冬季穿起最厚的長款羽絨服。自買來，本冬穿得最頻繁。口罩繼續戴，不只防感冒，更多是防寒。街上還不少人戴口罩，相信大家的想法與我一樣。每天早晨穿衣服成了一件最耗時的事，一層套一層，同事說裏裏外外穿了五層。小跑追公交車時，感覺身上好重啊，像個大熊……

說來這件羽絨服還是在香港買的。香港冬服一般會有兩個月的售賣期，一進元月春節就開始打折（正是北方最冷時）。如此厚的羽絨服在香港不大賣得動，所以折扣比較大。記得是二〇二〇年元旦那天，我在北角阿John的理髮店剪完頭髮，邊往回走邊逛街。在一家店裏，被女服務生攔攔着買下，想想回北京總歸要穿的。當時黑暴未盡，女服務生說：不怕，北角福建人多，他們不敢

來。那個躁動的寒冬終於不會再有了。這個冬季雖寒不妨港澳朋友陸續來京，年前Amy，年後ZY兄、Gary、俞先生、嘉明、偉寧……老友抽空一見暢聊。WG趁來附近城市開會間歇，專程坐一小時高鐵過來，我們在車站附近簡單餐敘他再趕回去。港友友佩佩、贊贊也調回來了。ZY兄自己說六十九歲了，可是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年近七旬的人。他面厚樸敦實，知識廣博思維機敏，尤其對新知識頗有興致，不論是聊摩門教、還是聊可穿戴智慧輔助器具，都侃侃而談，每次與他聊天都很有趣。大家一如既往談到香港話題。這座城市在過去、現在都牽動着我們的心，將來也一定會的。這些朋友彼此牽掛信任，過去、現在，相信將來也一定會的。

寒極之日，大小餐館熱鬧紅火，人氣頗旺，涮鍋店還要等位。小孩子放假了，周末友朋幾家到郊區小聚，大大小小，熱鬧一番。又與閩密到朝陽門吃日料聊天。母親出院後覆查，情況大好，家人開心。

朋友之間的熱乎氣在，情分就在；生活的熱乎氣在，希望就在。

亮燈迎新春



市井萬象

農曆新年即將到來。香港中環一天橋上掛滿大紅燈籠，喜慶的燈光亮起，迎接新春。



中新社

孔子與車

閒話煙雨
白頭翁

車在春秋戰國時代，不僅是財富的代表，更重要是地位的標誌。高車大馬，標誌乘車人顯赫尊貴。

孔子有位學生，其學業在孔子三千多弟子中名不見經傳，但這位學生出身貴族，他親自向魯國的國君魯昭公提出要去東周王都學禮，魯昭公欣然同意，而孔子作為他的禮儀老師當然應該同行，從魯國國都曲阜，到東周國都洛陽，何止千里？學生有車乘，而老師卻無車行，於禮不軌，且孔子也是代表魯國而去，於是魯昭公開恩，親自賞給孔子一輛馬車。

從此孔子以車代步。這種春秋時代的馬車，是獨轅兩輪馬車，車轅是架在兩馬中間，每輛車由兩匹馬拉，此乃士大夫之禮。即使是大夫車也還是有區別的，顯赫的大夫的馬車是「兩牡」，即一色的公馬，且車上配有銅鑿鈴，馬轡頭上有銅飾，車是分檀木車、棗木車、榆木車，估計孔子的車不會豪華到士大夫「頂配」，馬也不可能是兩匹

「牡馬」，很可能是一輛「素車」，但孔子的車也需要一個「駕駛員」，馭者是跪蹲在車的右側，雙手持繮，右手還夾着一支馬鞭。孔子應站立在車的左側，也可坐在車的左面或右面的車槓上。

有一張清拓漢碑帖《孔子見老子像》，老子、孔子均從身後的乘車下來，雙方以禮相見，二位均屬有車階級，從拓本上看，兩人的車是屬於同一級別，皆有「御夫」，擁有專業「駕駛員」，在春秋直到戰國，駕車是要有「駕駛證明」，如果違反「交通規則」，連續四次無照駕駛，按秦《除吏律》：要被處罰做一定的徭役。孔子、老子的車都不大，春秋時期士大夫的標準車型，上有車棚。但其駕馬，皆高大健壯，應為兩匹「牡馬」，說明孔子在不斷「進步」，也說明孔子、老子的社會身份不低，皆士大夫也。

孔子對車的看重，也是因為其「奉禮」。「克己復禮」，禮為尊，為上，而孔

子教學六藝為上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御排在第四位；在西周時做官，要能御、會御，否則難登大雅之堂。六藝不通，不能為士大夫，後禮樂崩壞，到春秋戰國發展為有御夫駕而士大夫乘，但車是不能少的。自從與老子見面後，對孔子的影響頗大，孔子常常臨車答客難，似乎更增加他的權威性。

孔子從公元前四九七年開始到公元前四八四年，周遊列國，十四年間，幾度風險，但孔子始終對車不離不棄，最艱難時也從未想過賣車渡難關。就是因為有了那輛屬於他的乘車，孔子才能遊歷衛、陳、曹、宋、齊、鄭、蔡等國，傳播他的禮數，宣傳他的理念，才使他的聲望「破魯而出」「聞達於諸侯」。

孔子重視車，因其知曉車的歷史。車起於商，商之後期已有兩匹馬的駕車，再高級到四匹馬駕車。商之時，車首先被用於戰爭。國之大事，禮與戎。兵車的出現，使戰

爭開始升級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記載，牧野之戰，周武王兵力為「戎車三百乘，虎賁三千人，甲士四萬五千人。」

到西周時期，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，對戰車的要求也越來越高。《詩經》中說：「戎車既駕，四牡業業。」這時期駕兵車的軍馬已然必須是牡馬，健壯的公馬。兵車成為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，也是一個國家強盛的主要標誌。一個大國強國要擁有兵車數百乃至千乘，而像齊、楚、秦、晉這樣的大國，擁有的兵車總在三千輛以上。戰車的使用是冷兵器時代戰爭的一個飛躍。左丘明記《曹刖論戰》中有一句經典，「吾視其轍亂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」

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多次記載士大夫乘車，如在《廉頗藺相如列傳》中說藺相如為避免與廉頗內鬥，有意躲避他，望見廉頗，「相如引車避匿。」這種士大夫乘車禮儀一直延續下去，直至西漢，那時，孔子已然高居人師之高堂了。